

“波澜不惊”的言情剧，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做对了吗？

李玮

观点提要

流量赚足，又不招黑，作为商业言情剧，《余生》让“国民老公”“国民女友”回到日常人间。发微信、散散步、吃火锅，剧中的恋爱方式也十分“群众路线”。相较动辄包餐厅、乘坐私人飞机的甜宠剧，《余生》的“甜宠”做了“日常化”的创新。但《余生》的稳健之路，与其说是“反套路”，不如说是在对“套路”做减法。也许在商业效益上相对稳妥，但就整体言情剧的发展而言并无益处。



▲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男女主谈了一场地地道道的人间恋爱。图为该剧剧照

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开播以来，两位“顶流”肖战和杨紫的人气让其热度不减，不过和诸多剧目一边倒的好评，或是一边倒的差评不同，围绕这部剧虽有争议，但正反双方都打不起劲头。剧情虽有套路，但不太狗血；虽有浮夸，但不明显；虽摆明了就是让人磕糖，却不时地掺杂些亲情牌、职场线……所以，“挺”和“踩”，都有些找不到用力的地方。

流量赚足，又不招黑，作为商业言情剧，《余生》的“稳健”似乎有意为之。不过，即使“在言情谈言情”，《余生》从选本到影视的叙事处理，是否就可资借鉴？对照同期播出的网文改编剧《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》与《与君初相识》，既不“爽”又不“虐”的《余生》，得失又在哪儿？谈一谈这部“稳健流”言情剧，也许我们才能看清言情剧的岔路口。

从日常言情到日常甜宠

《余生》的原著是柏林石匠最初在晋江连载的《写给医生的报告》（实体出版更名为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）。《写给医生的报告》在晋江诸多言情作品中算不得突出，以温馨平淡的“日常流”赚得了口碑。相较同期在播的改编自九鹭非香《驭蛟记》的《与君初相识》和改编自叶斐然同名作品的《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》，《余生》的选本“另辟

蹊径”。《驭蛟记》是知名网文作家九鹭非香的代表作之一，延续作者擅长的仙侠创作，无论是在想象力“脑洞”，还是在“虐恋”的完整性叙事方面，都是较为成功的网文范本。《才不要》虽然作者和作品都不甚出名，但作品内容采取重生叙事，戏剧性十分突出，诙谐气质引人注目。而《写给医生的报告》行文本身就以日常生活为线，文本中既无霸道总裁又无奇幻异能，林之校和顾魏的性格特征也十分接地气。从相识、相恋、同居到结婚，二人的情感无小人作弄，无天意弄人，有波折但够平稳，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间恋爱。

在诸多言情文中选本《写给医生的报告》，《余生》的初衷似乎是要让“言情”回到日常人间，所以林爸、林妈的戏份被添加，“林之校”成为你我他身边叛逆又窝心的女儿们。《余生》虽然也像诸多言情改编剧那样，提高了男主的财富能力，但也没有过分地夸大，顾魏租的房子也就是6000/月的标准。看病、问诊、求助、看演出、租房子，男女主的情感线在日常叙事中徐徐展开。当然，原著中女主率先暗恋男主

的设置，被转换为男主的主动追求，当临床的小学生都知道男主心意时，女主还懵懵懂懂，由此产生诸多可爱的“误会”。将日常言情转换为日常甜宠，《余生》所做的改编符合了演员人设，也增加了某些戏剧感，但剧作也并非要把“傻白甜”进行到底，“林之校”

也刻苦、坚强，并且经过好友的点拨在第10集就知晓了男主的心意，且没有太惊慌失措。作为甜宠叙事，相较于原著，《余生》刻意对男女主拉琴、凝视、问候等动作做“场景化”处理——时间停止、阳光（灯光）柔和，环境净化，情绪温和……为男女主增加“光晕”。或者让男女主上“天台”，在晚风吹拂下谈理想、诉衷肠，营造“遗世而独立”的共同幻觉。不过，剧作也适时地让男女主喝可乐、吃面条，男主发科论文朋友圈，女主在床上打滚，让“国民老公”“国民女友”仍回到日常人间。发微信、散散步、吃火锅，《余生》的恋爱方式也十分“群众路线”。相较动辄包餐厅、乘坐私人飞机的甜宠剧，《余生》的“甜宠”做了“日常化”的创新。

从放逐戏剧性到克制“撒糖”

《余生》“大胆地”不过多增设任何剧烈的戏剧性冲突。剧情虽以男女主理想的受挫开篇，但男主因导师手术失败的心理阴影很快被女主化解，女主的父母也很快接受了女主的音乐梦想。并且，言情剧中小人作弄、门第之见、偶发误解等套路，这部剧中也虽然也有，但处理得极为克制。女主在转送林之校演唱会门票的过程中，虽然耍了点心机，但还是把票送给了男主，道德和智商仍在水平线上；男主父母虽然中意女二，但剧作也未强化家族对男主情感选择的压力；接不到电话、约会迟到、误解男主与女二或是女主与男二的

关系，这些“误会”超不过一集就会轻松解开。甚至剧中最让人压抑的林父胃癌，也在顾医生高超的医术帮助下，以“手术成功”有惊无险地落地。可以说，这部剧似乎舍不得让观众有任何的紧张和担心，着意让轻松、欢快的气氛贯彻始终。然而，如果没有阻碍，怎样让男女主从恋爱到结婚的叙事覆盖近30集呢？答案是重复性的日常。手术过后是化疗，演出失败后是下一个演出，一个房子没租成再租一个房子……相识未点破十集，两情相悦十集，终成眷属十集。父母、朋友、同事等穿插其中，但她们作为“敌人”，或“助手”，作用都十分有限。虽然添加了热门元素职场线、生活线，但也并不是那么认真，职场无斗争，生活无困难，职场也好、亲情也

好，都只是起到调节“甜宠”叙事节奏的作用。“重复”是整部剧的主要叙事结构，它拉长了，或者说放慢了男女主恋爱的时间。《余生》也运用了各种甜宠套路，但避免了之前甜宠剧套路过于“狗血”的问题，也为男女主的情感制造种种波澜，但绝对以“波澜不惊”为底线。相较《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》打造重生之“爽”，或是《与君初相识》在先验律令和大女主抗争之间制造“虐”，《余生》专注的“日常甜宠”放逐了“戏剧性”。如果不靠戏剧冲突引人入胜，《余生》据说5亿的播放数据靠的仅仅是明星流量吗？显然不是。顶流加持数据拉胯的先例并不在少数。《余生》的不同在于它避开顶流甜宠剧的“狗血雷区”，小心翼翼地添加当红叙事元素（职场线、生活线、亲情牌），为了绕开“浮夸”，干脆舍弃各种“设定”，为了避免“漏洞”，让“矛盾”匆匆收场，即使“撒糖”，也十分克制，保持稳定的节奏。如此，《余生》打造了一部不掉流量，不拆人设，不胸不淡的“下饭剧”。

《余生》的稳健之路，与其说是“反套路”，不如说是在对“套路”做减法。也许在商业效益上相对稳妥，但就整体言情剧的发展而言并无益处。成功也罢，失败也罢，仙侠言情至少能为情感世界打开异空间的想象，职场言情至少能让人观察“打工人”或真实或虚假的处境，即使是诸多失败的古偶言情，也会让情感在多重空间，或是多样冲突中展开，让观众感到深情凝视之外还有复杂的风云世界，轻松调侃背后有人性的深渊。简化矛盾，净化空间，让生活日常脱离苦难，甚至困难，打造“波澜不惊”的日常甜宠，看似稳健，实则是在以放弃试错和进取、探索和创新为代价。以“重复”为结构的叙事，越往后越容易带来厌倦。十集尚可，三十集足以耗掉这一代言情剧观众的耐心。何况在“她嫌疑”热度逐渐上升，“她问题”开始被正视的环境下，《余生》简化矛盾，回避问题的叙事方式，固然一时讨喜，但难以持久。

（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文艺辣评

粉丝经济照亮好莱坞的至暗时刻？

——评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

柳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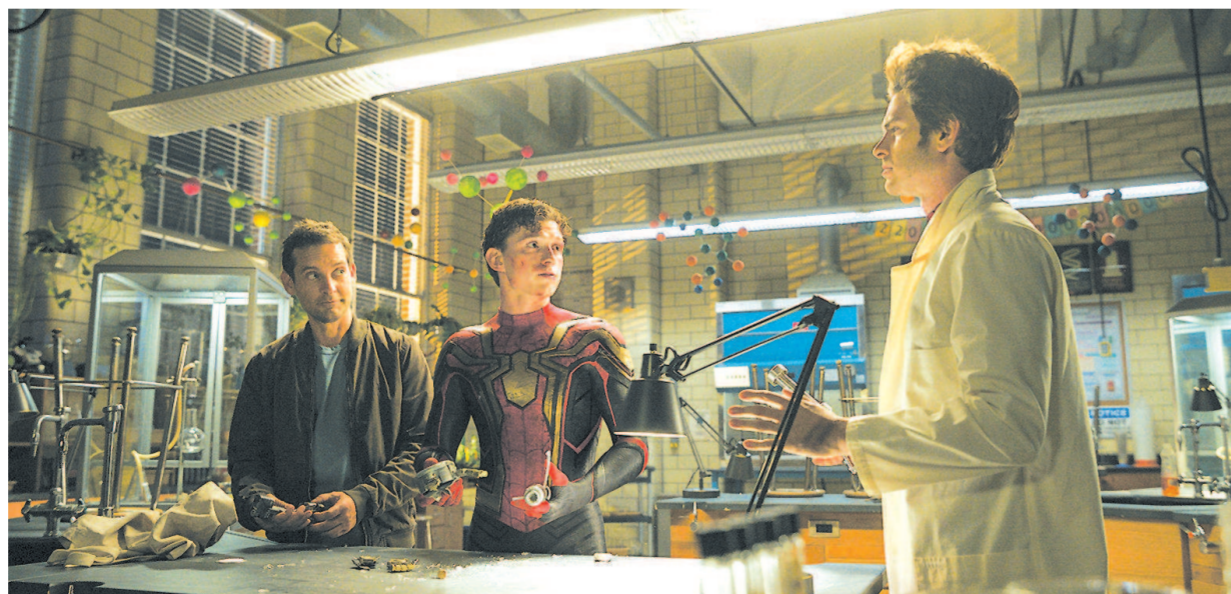
一旦把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看作顺从“粉丝经济”的一件产品，就能理解它为何能在疫情期间屡破票房记录，以及，它在普通观众中的口碑何以不匹配它的高票房。漫威宇宙的粉丝经济照亮了欧美电影市场的至暗时刻，但是对电影产业而言，对商业策略等同于对创作么？学院派评委们的选票给出了答案。

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粉丝，却得不到业内“尊重”

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的制片人艾米·帕斯卡有过一番豪言壮语，把《英雄无归》类比为《指环王3：王者无敌》，认为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史诗的终结篇。《指环王3》在2004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，拿到11项奥斯卡奖，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。艾米·帕斯卡希望《英雄无归》成为这个时代好莱坞工业里的《王者无敌》，梦想丰满抵不过现实骨感——2022年奥斯卡奖，《英雄无归》在提名环节就落选了所有重要奖项，包括最佳影片、导演和主演。

漫威电影团队和《英雄无归》的主创们失望极了，影片出品方、索尼影业主席汤姆·罗斯曼公然质问：“电影行业的评奖什么时候能克服对商业成功作品的偏见呢？”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太委屈了，它在电影市场因于疫情、低迷不振时创造了不可思议的16亿美元票房，这样一部行业寒冬里的救市大片，居然没有在电影工业内部得到它渴望的尊重？

然而，漫威和索尼官方控诉的“奥斯卡刻意打压大制作和高票房影片”，是个不成立的结论。今年入围的最佳



▲《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》观众中的口碑难以匹配它的高票房。图为该剧剧照

影片中，斯皮尔伯格导演翻拍的《西区故事》和纽伦堡瓦导演的《沙丘》都属大制作。过去若干年里，《小丑》《地心引力》《极速车王》和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这些高票房影片或得到最佳影片提名，或拿下了导演和表演类的最佳奖项。单看“超级英雄片”这个类型，也有《黑豹》和《疯狂的麦克斯：狂暴之路》得到奥斯卡重要奖项的提名。

不是“得到高票房的大制作电影被奥斯卡忽视”，而是《英雄无归》作为一部商业成功的超英类型大制作，在电影工业内部得不到认可。这才是耐人寻味的地方。

漫威影业主席凯文·费吉接受《好莱坞报道》采访时，得意于“《英雄无归》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艺术，把不同代际的大量观众充满感情地维系到一起。”这道出了本片收割观众的秘密：它无关超级英雄人物或议题的翻新，无关超级大片的视听表达方式突破，它另辟路径，做到了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粉丝”。

这部长达148分钟的电影，前90分钟是漫长的铺垫，直到托比·马奎尔和安德鲁·加菲分别扮演的“一代蜘蛛侠”和“二代蜘蛛侠”出现，才进入正题。“少年为了弥补自己连累的朋友，试图用超能力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，却造成灾难的乱局。”这是一切故事的起点，但影片的醉翁之意不在这个叙事框架里牵涉的伦理困境，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奇幻的错乱时空：平行宇宙发生交集，不同代际观众的“初心”在此相遇，那些早已成为时代记忆的

旧日携岁月的风霜归来，电影工业把观众的童年往事带回来了。

取悦粉丝的自我致敬来钱快

回顾2002年，托比以27岁“高龄”出演高中生彼得·帕克，在当时饱受争议。他没有被漫画原作塑造的“窝囊的国民弟弟”束住思路，塑造了一个忠厚善良、具有强大同理心的“青少年超级英雄”。演员和导演遵循了漫画的部分设定，又勇敢地超越了原作，完整自洽地构建了一则“普通人学会承担责任、面对自我”的个体成长史。

安德鲁·加菲版蜘蛛侠被改编成多愁善感的大学生，他有些时候更像是无法选择行动的哈姆雷特。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变局，《超凡蜘蛛侠》只拍了两部，留下未完成的遗憾，但能看到创作团队努力把“国民漫画偶像”写出新的生命力。《蜘蛛侠》三部曲和两部《超凡蜘蛛侠》都没有“忠实”地复制漫威漫画原作中的蜘蛛侠，托比·马奎尔和安德鲁·加菲分别把演员自己的个性和表演风格代入角色中，这两个版本的蜘蛛侠，是基于同一个IP的两个带着独立色彩的人物。出演蜘蛛侠之前，托比曾主演李安导演的《冰风暴》，加菲和大卫·芬奇导演合作了《社交网络》，他们的能力是同辈中的佼佼者，都没有被大于生活的超级英雄角色所累，脱去蜘蛛侠这层皮，他们作为演员的光彩不输于虚构的超级英雄。到了汤姆·赫兰德“荷兰弟”主演的这一代蜘蛛侠，经历漫长版权纠纷后，回归漫威大家庭的蜘蛛侠也回归了

对好莱坞产业而言，对商业策略等同于对创作么？奥斯卡评委们的选票给出了答案。1990年代的动画片和更早的漫画，《蜘蛛侠》是美国漫画里最受欢迎的角色，他的人气超过同是漫威漫画经典角色的美国队长，也胜过竞争对手DC漫画的超人和蝙蝠侠。长达60年的时间里，蜘蛛侠反复地网住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动漫爱好者，尤其是青春期的男孩，围绕着彼得·帕克的故事，触中了大部分邻家男孩的爱和怕。连载的漫画原作和1990年代动画连续剧塑造的蜘蛛侠/彼得·帕克，是在校园生活中遭遇霸凌的书呆子，一个极端孤独且为情所困的自卑男孩，蜘蛛侠的超能力和秘密身份设定，实现了彼得·帕克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。用手腕控制从体内发射蜘蛛丝这个“超能力设定”，其实是很隐晦地调侃发育期男孩们，混杂着尴尬和冷幽默。

重新拿回“蜘蛛侠”这个漫画形象电影改编版权的漫威团队，追求的是“原汁原味”的蜘蛛侠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为的是挑选最契合动漫形象的一个肉身。“荷兰弟”是被千挑万选出来的“皮子”，他不需要成熟自洽的表演风格，也不需要明星的个人风采，他越是和“彼得·帕克”重合，就越理想——仿佛动漫纸片人直接穿越到真人电影里。彼得·帕克的“人设”和“荷兰弟”的表演是对动感的复刻，突破的勇气被自我致敬取代了。